

编者按

当乡村与艺术相遇，当记忆被文字留存，总有一些人，在改变与守护之间找到平衡。他们或是用画笔唤醒沉睡村庄的艺术家，将破败老屋变成色彩斑斓的创作空间；或是像张忠民这样的“文化候鸟”，以学者的热忱，记录侨乡的咖啡香与南洋往事。他们改变的，是乡村的面貌与活力；留下的，是土地的乡愁与根脉。无论是艺术村的墙绘、动漫，还是兴隆的咖啡故事、华侨记忆，都在诉说着同一种可能——改变不是消逝，而是让传统以新的方式延续。海南的村庄，正因为这些人的存在，既拥抱未来，也从未遗忘过去。

一方乡土

近日，898艺术村棕编手艺人盛玉正坐在工作室里埋头编织，不多时，一只活灵活现的“小青蛇”就在她的手下出现。环顾小小的工作室，展示柜上挤满了盛玉的编织作品，十二生肖、玫瑰花、昆虫等造型栩栩如生。

盛玉所在的棕编工作室是898艺术村近60个艺术机构和工作室之一。这个位于海口美兰区灵山镇权拥东村、占地近3万平方米的艺术村，共入驻艺术家、艺术工作者80余人，涵盖国画、油画、书法、雕塑、灰塑、文创等领域。

走进乡村，不仅能看到稻田和池塘，还能与艺术不期而遇。近年来，海南陆续涌现出898艺术村、“油画之乡”咸六村等充满艺术气息的村庄。当古朴的村道与绚烂的墙绘相遇，当淳朴的民风与新潮的审美碰撞，一个个老村庄成为了新“打卡点”。

装点 | 画笔唤醒沉睡古村

走进898艺术村，巨幅墙绘让人目不暇接，8座展馆各有特色。漫步村道间，任何一家小店都能给人惊喜。898艺术村的故事起源于2016年。在这之前，权拥东村只是一个平凡的村庄，虽然历史悠久，但也因此难以以为继——比村里人年龄还大的房子纷纷变得破败，坑坑洼洼的村道杂草丛生，大部分村民都搬迁到了邻近的新村子里，“老村”则基本闲置荒废了。2016年，画家王彬为了创作方便，到权拥东村租了一栋老房子作画。

2020年初，王彬的学长王凯受其邀请来到权拥东村，几番交谈后便萌生了在此打造艺术村的想法。在取名时，他们对标北京

东方市八所镇北黎村，村民在店内织锦。

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三派村，山清水秀，风光旖旎。

在海口江东新区“898艺术村”，这里成为游客打卡地。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张茂 摄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张茂 摄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张茂 摄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张茂 摄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张茂 摄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张茂 摄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张茂 摄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张茂 摄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张茂 摄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张茂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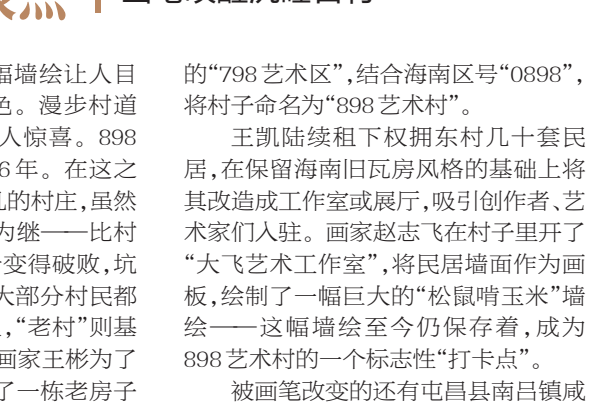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张茂 摄

人物

在万宁的兴隆小镇，有这么一位北方老人：他穿梭于街巷咖啡馆，驻足于橡胶林间，或与归侨老者促膝长谈，或在太阳河畔记录风物。

他是张忠民，一位来自河北的70岁生态学者，也是兴隆“候鸟”人才工作站的核心成员。2024年，他参与编撰了《兴隆故事》，以7篇深度文章串联起侨乡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肌理。

张忠民与海南的缘分始于2004年。他是一名退休的高校教授，彼时，他未曾料到兴隆这座“藏于山海间”的小镇会成为晚年生活的精神原乡。作为“候鸟”，张忠民以参与者的姿态，用3年时间走遍了兴隆的连队、探访归侨家庭、研究农场档案，以学者的严谨与旅居者的热忱，将兴隆的“咖啡基因”“长寿密码”与“奋斗史诗”凝练成文字。



张忠民与兴隆印尼归侨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旅居生态学者解码侨乡文化：兴隆的故事讲不完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

咖啡小店 | 市井里的文化枢纽

来到兴隆以后，张忠民没想到这里的人们长期喝咖啡，让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。

“在北方，咖啡文化几乎是一片空白。”张忠民回忆，在他小时候，听到咖啡感到非常陌生，或许只有西方或者上海等地的人才喝咖啡。

张忠民对咖啡的印象还停留在1988年的麦氏咖啡广告：“滴滴香浓，意犹未尽。”在他来到兴隆之前几乎就没有喝过咖啡。

在兴隆的大街小巷，散落着各式各样的咖啡店，抬腿可进，张忠民认为，放眼全国也是特殊的：“它得益于海南适宜的气候，四季无尘，温度适宜。”咖啡店的外头就能坐人，这在北方难以想象，因为总有尘土飞扬的时候。

2022年，三位华侨专门做过统计：兴隆的咖啡店有238家，而兴隆的人口只有两万多，咖啡店的密度远高于上海。咖啡在这里发挥了交流媒介和特殊的作用。“在兴隆，所有的事情都和

兴隆之缘 | 寻找农场的记忆

张忠民的兴隆研究始于对“农场”的执念。少年时在河北张家口农场的经历，让他对集体化生产的兴衰充满好奇。当他走进兴隆华侨农场时，震撼远大于预期——这里不仅是生产单位，更是归侨文化的“活态博物馆”：“北方农场解散于时代浪潮，而兴隆农场却在归侨手中延续了70年，甚至孕育出中国最早的咖啡产业链。”

“这里保留着完整的文化，人们也还都聚集在一起。”张忠民说，自己的兴隆探秘之旅从农场入手，并深入到咖啡、作物、地貌、生活习惯等方方面面。

他首先关心的是农场的当地人生活，他走访了兴隆的连队，也结识了许多农场华侨职工，分享了一个故事：有一位35队的职工的第一辆车是1965年在万

侨乡观察 | 融合的当代样本

作为一名“候鸟”，“外来人口如何融入到当地生活中”，让张忠民深思，兴隆华侨的人生经历，让他找到了一种答案。

从环境上看，兴隆与东南亚环境差异不大，就连语言也是十分相近，“最早我认为他们一直说侨居国的语言，但华侨们在国外也经常讲汉语。”张忠民还发现，大家来到了兴隆语言还相互融合，完成了南洋汉语的“兴隆化”。

“它既带有一些海南话的语调，又保留一些客家话的口音，特别是融合了南洋汉语的韵味，但基本的语音语



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摄
本组图片由海南日报
保突村黎陶制品。



新生

民族风情焕发生机

碎陶土、筛陶土、和泥、捏泥条、盘泥制坯……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保突村制陶非遗工坊总是很热闹，游客们发挥想象力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将手里的陶泥制作成喜欢的形状。黎族原始泥条盘筑制陶技艺是新石器时期产物，一直流传至今，在保突村得以完好留存。

保突村制陶馆占地面积约7亩，建筑面积400多平方米，共分为两间展厅和三间黎陶制作坊。近年来，保突村将黎陶产业与旅游结合，引入陶器展览、制陶演示、制陶体验、民族歌舞表演等项目，打造了“产学研旅”一体化模式——与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不同，保突村成了一个可以放慢脚步“玩泥巴”的地方。

陶艺被誉为“泥与火的艺术”，而黎陶是其中一场跨越漫长时光的奇妙旅程。与保突村类似的还有位于三亚天涯区的黑土村，这里同样坐落着一间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传习所，屋顶用茅草覆盖，墙壁由稻草、木条和着泥巴糊成，充满黎族传统民居的生活文化气息。

如果想再深入了解黎族人民的日常，不如驱车来到昌江王下乡三派村。这里的民居，院墙仿佛一本巨大的画册，画满了制陶、织锦、春米、酿酒等黎族生产生活场景及元素。黎家新妇晒衣图、黎女戏水图、老娘织布图、农耕图……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墙绘让人眼前一亮。漫步三派村，探寻海南最早人类的生产与生活，见证黎族的璀璨文明——难怪三派村被称为“流动的黎族文化博物馆”，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打卡。

看海南

在海口江东新区“898艺术村”，这里成为游客打卡地。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



在海口江东新区“898艺术村”，这里成为游客打卡地。

旅居生态学者解码侨乡文化：兴隆的故事讲不完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

咖啡小店 | 市井里的文化枢纽

来到兴隆以后，张忠民没想到这里的人们长期喝咖啡，让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。

“在北方，咖啡文化几乎是一片空白。”张忠民回忆，在他小时候，听到咖啡感到非常陌生，或许只有西方或者上海等地的人才喝咖啡。

张忠民对咖啡的印象还停留在1988年的麦氏咖啡广告：“滴滴香浓，意犹未尽。”在他来到兴隆之前几乎就没有喝过咖啡。

在兴隆的大街小巷，散落着各式各样的咖啡店，抬腿可进，张忠民认为，放眼全国也是特殊的：“它得益于海南适宜的气候，四季无尘，温度适宜。”咖啡店的外头就能坐人，这在北方难以想象，因为总有尘土飞扬的时候。

2022年，三位华侨专门做过统计：兴隆的咖啡店有238家，而兴隆的人口只有两万多，咖啡店的密度远高于上海。咖啡在这里发挥了交流媒介和特殊的作用。“在兴隆，所有的事情都和

兴隆之缘 | 寻找农场的记忆

张忠民的兴隆研究始于对“农场”的执念。少年时在河北张家口农场的经历，让他对集体化生产的兴衰充满好奇。当他走进兴隆华侨农场时，震撼远大于预期——这里不仅是生产单位，更是归侨文化的“活态博物馆”：“北方农场解散于时代浪潮，而兴隆农场却在归侨手中延续了70年，甚至孕育出中国最早的咖啡产业链。”

“这里保留着完整的文化，人们也还都聚集在一起。”张忠民说，自己的兴隆探秘之旅从农场入手，并深入到咖啡、作物、地貌、生活习惯等方方面面。

他首先关心的是农场的当地人生活，他走访了兴隆的连队，也结识了许多农场华侨职工，分享了一个故事：有一位35队的职工的第一辆车是1965年在万

侨乡观察 | 融合的当代样本

作为一名“候鸟”，“外来人口如何融入到当地生活中”，让张忠民深思，兴隆华侨的人生经历，让他找到了一种答案。

从环境上看，兴隆与东南亚环境差异不大，就连语言也是十分相近，“最早我认为他们一直说侨居国的语言，但华侨们在国外也经常讲汉语。”张忠民还发现，大家来到了兴隆语言还相互融合，完成了南洋汉语的“兴隆化”。

“它既带有一些海南话的语调，又保留一些客家话的口音，特别是融合了南洋汉语的韵味，但基本的语音语